

历史会铭记那些英雄

《浴血困牛山》总出品人、总制片人、导演 张淑平

1934年深秋，长征先遣部队红军六军团进入贵州石阡甘溪，遭敌重兵围堵，红十八师五十二团为掩护主力突围，毅然把敌人引向困牛山。战斗到最后，为了不伤害被敌人逼迫着挡在前面的当地百姓，100多名红军战士高喊“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当俘虏”，毅然砸毁枪支，集体纵身跳崖。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拍这个故事？毕竟这段历史已经过去90多年。苍山无语，崖边的鸽子花开了又谢。当我第一次站在困牛山的悬崖边，山风卷着松涛灌进耳朵里的时候，我忽然听见、看见了那个血色残阳下的悲壮场景，那群平均年龄不过20岁的年轻人的惊天壮举。那一刻我知道，这个故事必须用光影记录下来，成为永恒——那些把百姓放在心上的英雄，不该只沉睡在泛黄的资料里。

创作是一次次和历史对话、接受心灵洗礼的过程。普通干部杨又铸用双脚丈量困牛山上红军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采访亲历者及红军后代，收集旧电报，凭个人力量坚持20多年挖掘、守护历史真相，令人动容。如今讲故事的人已远去，听故事的人鬓角染霜，而当地村民90多年来祭奠香祭奠红军已成当地风俗。一部记录史实的电影，能让更多人记得：你我脚下踩着的每一寸土地，都曾被这样滚烫的初心焐热过；我们今天享有的每一份安稳，都是有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坚持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拍摄，是为了向那些无名先烈表达敬意。实景拍摄的过程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剧组人员从全国各地

汇集到石阡。贵州气候变幻无常，狂风暴雨冰雹常常让我们措手不及，拍摄工作被迫中断。石阡的地形也十分复杂，山峰连绵起伏，沟壑纵横交错，每天七八十辆大型车辆要驶过狭窄的山路，前往指定的拍摄地点，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最困难的是困牛山战斗遗址的拍摄，那里是石头山，根本没有路，车辆无法通行，拍摄设备和物资只能靠工作人员人工搬运。石阡县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发动群众提供切实的帮助，为电影拍摄解决了最大难题。

拍摄一路，确实也感动一路。一次进山拍摄时，摄制组临时在一条浅河上搭了一座木桥。可晚上收工时，暴雨已经将木桥冲毁，摄制组的人员和设备被困在山里。当地村民得知后，自发找来大型挖掘机，用挖斗一点点运送人员和设备脱险。不止这一次，当我们吃不上热饭时，有群众现场支起锅灶；天气寒冷时，村民送来姜汤；街头巷尾的小商贩看到穿摄制组工作服的人，也都格外厚待。这些群众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传递对红军英雄跨越90多年的感恩。

电影展映那天，有个刚上大学的姑娘散场后留在座位上哭了很久。她告诉我，以前总觉得“长征精神”是课本里遥远的4个字，今天才知道是一群和她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用生命写就的承诺。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历史会铭记每一个以命相托的人。那些把百姓放在心上的英雄，终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铭记里，获得永生！



春光揽万象 光影寄初心

今年“五一”档有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题材多元、类型丰富，构筑起热气腾腾的春日光影图景，为大众假期文化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本版甄选其中5部影片，邀约主创以创作者视角撰文，回溯影片创作初心、叙事表达与艺术探索，拆解镜头背后的匠心打磨与人文思考。通过他们的讲述，打通台前与幕后的距离，与读者一同感受银幕上的温暖与力量。——编者



《浴血困牛山》剧照。出品方供图

在数字时代留住手绘的温度

《燃比娃》导演、编剧、美术设计 李文愉

5万张宣纸手稿，5年时间，一个从猴到人的取火传说——这些是动画片《燃比娃》的关键词。

很多人问我，在AI和CG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为什么还要用这种近乎修行方式，一张一张地画？我想说，我由衷地感叹AI的迅猛发展，也从不排斥技术，愿意拥抱AI、学习AI，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刻意对抗时代和技术，而是因为我发现——宣纸有自己的叙事语言。

起初在做概念设计时，我尝试了各种方式，CG动画、数码手绘、无纸动画、纸上手绘……但都和我想象中雪中林地那种朦胧“留白”的质感不太一样。直到某天尝试在宣纸上作画。毛笔吸满墨水落在宣纸上，会被“吃”进去，晕染的边界是活的、不确定的，这刚好符合我的想象，传统绘画“留白”的意境也适合表现冰天雪地的环境。每一笔肌理笔触的差别，都给予燃比娃独特的、属于大地的生命力。

宣纸手绘存在“不完美”——笔墨的浓淡、轮廓的清晰或模糊，都是当下独一无二的内心表达，是创作过程中不可复制、不可缺失的乐趣。我非常享受创作过程，虽然从创意萌发到测试验证，需要花费很多心力才能看到结果，但无论成败，都不会改变我对创作的热情，这是我想在这个时代留住的温度。

声音，是这部电影的另一重生命。



杨皓宇（左）、康春雷在《燃比娃》配音工作现场。出品方供图

为角色阿勿巴吉配音的周迅老师，她的嗓音富有灵性，极具辨识度。那股沉静的力量直抵人心，就像从宣纸的纤维里长出来的，和水墨的纹理共振产生涟漪。这是她第一次给动画片配音，结束时她大呼“好玩，好玩”，是非常有童心的人。

杨皓宇老师的声音则具有另一种故事感，他塑造出成年燃比娃既具有权威性又带着温暖的声音，台词。

我的大学老师马克宣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教会我的不是某种具体的风格，而是动画本体语言和动态变形的思维方式。上美影的理念是“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我们这些后辈动画人的创作，大多受到上美影作品的影响，这是上美影基因在这个时代的再生。

《燃比娃》中有水墨、定格、剪纸、油画、羌绣等多种形式，看似炫技，实则完全基于情节表现的需要。我用莫比乌斯环表现迷途，用加速蒙太奇体现类人猿直立行走的进化过程。这些尝试，正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去回答属于这个时代的问题：中国动画如何在保留中国学派精髓的同时，实现叙事上的现代性突破。

5万张宣纸堆在工作室里，像一座小山。它们记录的不只是燃比娃的成长，也是我自己的蜕变。火种被带回人间，靠的是勇气；而手绘的火种能否在数字时代继续燃烧，靠的是每一个愿意慢下来、沉下来的人。

关于时间与滚烫人间

《10间敢死队》主演 蒋龙



《10间敢死队》海报。出品方供图

第一次听到《10间敢死队》这个片名，我还以为要去演特种兵，可是陈思诚导演跟我说，影片探讨的是人生的春夏秋冬，也可以说是一部探讨生死的喜剧。我听了心里咯噔：生死和喜剧，怎么能凑一块儿？可读完剧本，我泣不成声，也明白了其中的悲喜交集。“10间”，是指影片中位于医院走廊尽头的第10号病房，也是一语双关的“时间”；“敢死队”其实并不是说这群身患重病的男女老少病人不怕死，而是指他们“敢活着”。

电影里，我饰演的护工章小兵是个被生活反复捶打的年轻人。将他养大成人的二姨离世，给他留下一块旧梅花鹿。在他因为生活压力和亲人离去万念俱灰却大难不死之后，他惊恐地发现表丢了。当时拍找表那场戏时，我有点“抓瞎”，导演一句话点醒了我：“这时候你不是在找表，你是在找自己的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块表贯穿了剧情始终：对于章小兵来说，这是他人生的重要寄托和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有令人唏嘘却又闪光的故事：甄友对爱人的全力支持，贾导对梦想的执着，赵博文对命运的抗争，小小冰超越年龄的勇敢，老刘对生命的热情，马姐对朋友的仗义，孟姐对命运不屈的

抗争……章小兵见证着这些鲜活的生命顽强而美丽的绽放，明明是10号“病房”，却一点点地治愈了他，让他的灵魂回到躯体并稳稳地安驻。

这部作品汇聚了我们众多主创的心血，是我们和影片中人物共同参与的一场关于生命、勇气与爱的集体奔赴。我很幸运能和老戏骨们合作：倪大红老师入戏快得让我惊讶，蔡明老师的小设计让人物活灵活现，丁嘉丽老师往那儿一站就是生活本身。在他们面前，我这个年轻演员每天都像在考试。

在这个关于生命的课堂里，我还有两位一路同行的伙伴——好朋友张弛和杨超越。我和张弛相识已久，这次一起从舞台走上大银幕。导演说，他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代入了我们这对组合，没想到最后他真的让我们来饰演章小兵和林强生这对好兄弟。影片中有很多群戏，我压力极大，时常感到忐忑。张弛精力旺盛、风风火火，总能在我压力大的时候替我分担、解围。杨超越看起来瘦瘦小小的，力气却比我想象中大多。拍摄电影开篇那场天台戏时，超越全程拖住恐高的我，自始至终没有松手。后来我才看到，她胳膊上全是淤青。她用行动诠释了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迎难而上。

拍完《10间敢死队》后，我有时候会想，我们不应该为了看不清的远方而忽略眼前的幸福。吃想吃的饭，呼吸新鲜的空气，甚至和所爱的人吵架拌嘴，都是值得珍惜的人生宝贵时刻。我们总在失去后怀念拥有，而拥有这些时光，就是一种幸福。电影里有句台词是：“死亡的反义词太美好了。”这个反义词，就是生生不息的希望。通过《10间敢死队》，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哪怕身处10号病房，只要还活着，就要去抓住那一束光，因为人间值得。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成为一束光，照亮观众心中柔软的角度。

《寒战1994》海报。出品方供图

对正义、责任与信念的追寻从未停止

《寒战1994》导演、编剧、监制 梁乐民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年份虽然不被世人铭记，却在无声之中，悄然改变一切。

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的香港，城市秩序依然稳定，但人心与方向，已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那些仍在被试探的边界，共同构成了一种隐而不显的张力。

我们最终让故事放回1994年——距离香港回归，还有3年。

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仍然熟悉却在悄然改变的香港。对创作者而言，这样的时间点既充满角色，也是蕴含极为丰富的戏剧土壤。

《寒战1994》因此诞生。它既是对“寒战”系列的一次回望，也是一次重新出发。

从第一部《寒战》开始，在人物塑造上，我们将更多笔触放在他们如何作出抉择。他们之中，有人坚守原则，有人试图突破，也有人在灰色地带寻找平衡。年轻一代，带着冲劲与理想；老一代，则在经验与现实之间不断权衡。不同世代之间的碰撞，使故事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层次。我们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事件的发展，更是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与取舍。

在叙事风格上，《寒战1994》一方面延续该系列一贯的现实质感与克制节奏，让故事保持冷静、理性的推进；另一方面，也在影像语言与叙事节奏上进行调整，使其更贴近当代观众的观影习惯。

警队、英方情报机关、黑道、传统资本集团——看似各行其道，实则同一个时代框架中相互牵引、彼此制衡。多重力量的交织，构

成了故事内在的引力。

这次创作中，真实感始终是我们最为重视的。我们邀请了不同代际的演员参与，年轻演员带来新的活力与可能，资深演员以深厚的经验为角色注入更稳定的质感。在排练与拍摄中，我们反复讨论一个问题：镜头如何捕捉角色最真实的一面。

因为大银幕会放大一切细节，任何过于刻意的表演，都会被观众察觉。因此，我们更强调角色内在的建立，而非外在的呈现。要让情绪在角色肌理中自然流动，这种克制，使人物更加立体可信。

在当前的电影工业环境中，如何让一个IP持续生长，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寒战1994》也是我们同类型影片的一次再思考。

多年来，“寒战”系列一直尝试在商业类型与现实关怀之间取得平衡。我们相信，类型片不仅可以带来紧张而富有张力的观影体验，也能承载对时代与人性的观察。

对我们而言，“寒战宇宙”的延展，不只是故事时间线的推进，更是对核心命题的不断深化。每一部作品，都应在延续精神的同时，找到属于自身的时代表达。

电影或许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可以提供另一种观察的角度——让观众在故事中，看见个体的选择，也看见时代的变化。在复杂的现实里，人们对正义、责任与信念的追寻，从未停止。

守护内心的温暖与善意

《消失的人》总制片人 赵明辉

电影《消失的人》与观众见面了。站在作品与大众相遇的这一刻，回望整个创作历程，我对片名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在我们的影像叙事中，“消失”的不仅是暂时不得而知的真相、悬疑的谜面，更是现代人生命中都可能遇见的课题——那些因故走散的亲缘、未曾说出口的告别、深埋心底的遗憾……影片讲述的故事虽然以“寻找真相”为起点，但最终落脚于“守护”与“释怀”，描摹了人性深处的善意与光亮。

这个故事扎根于烟火气浓郁的市井居民楼，聚焦4个平凡家庭的遭遇，而每个家庭都在进行一场属于自己的“寻找”：唐宇、阿玉夫妇在寻找失踪的孩子；林文昭、林雨彤兄妹在破解闯入生活的变数；严午试图寻找某种方式让自己和见不得光的秘密一起消失在众人面前；而徐志杰、徐莹莹父女则在平和的表象下，寻找着相互谅解的可能。

描摹人间烟火是主创团队的核心创作方向。我们相信家庭是社会结构中最基础的集体单元，既是私密的物理空间，也是社会关系网络中最敏感的节点。这种独立又相融的特质，天然契合悬疑电影案件交织、层层解谜的叙事结构，也让亲情、爱情等亲密关系自然融入故事肌理，成为影片动人的底色。

影片坚持用悬疑的外壳包裹爱的内核，将镜头对准普通人身陷困境时的坚守、面对迷茫时的善意、历经波折后的救赎。当观众跟随镜头抽丝剥茧解谜时，我们更希望他们在角色的挣扎与成长里，感受到治愈的力量，重拾前行的勇气。

为了让故事落地生根、人物鲜活可信，我们耗

时近两年打磨剧本，前后修改数稿。期间我们走访了许多有相似人生经历的普通人，将他们真实的情感、动人的细节、朴素的坚守融入剧本，让每一段情节都有生活的温度，每一个人物都有灵魂的支撑。

在视觉呈现上，我们选择重庆永川作为核心拍摄地，依托山城独特的地形地貌、错落的空间结构，搭建出充满悬疑感与未知感的故事场景，又用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去中和悬疑的冷峻感，让故事既有悬念张力，又有人间温情。

在我看来，《消失的人》讲述的不仅是一场寻找真相的旅程，更是一场与自我、与过往和解的修行。影片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渐渐读懂“爱与守护”的真正含义。我们始终坚信，一部真正打动人的现实题材作品，要以温暖为底色，传递正向力量，即便剧情中有冲突、困境、波折，也都是为最终的真相揭晓、情感和解所做的铺垫，作品要始终坚守人性的温暖与光明，成为滋养心灵的精神食粮。

愿每一位走进影院的观众，都能在这个故事中找到情感共鸣，与心底的遗憾和解；愿我们都懂得珍惜眼前人，握紧当下的温暖，守护好心中那份善意。



《消失的人》海报。出品方供图

版式设计：王隼妹